



文集卷之三

海虞陳祖范著

上座主黃少宰書

范海濱窮巷士也屢躋舉場分以諸生老矣執事拔諸儔人  
之中薦其名於禮部禮部試畢人各獻所為文范之文獨蒙  
激賞稱之於家稱之於朝稱之於門下士旅見之時又以其  
不為場屋之文而知音之難遇也色若重有憂者執事之於  
范豈有私焉古大臣視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而心好之其性  
情本如是也榜發而門下獲售者獨范一人范固自知忝竊  
又私冀登上第亦稍塞執事之望不幸遘足疾寸步艱如百





里若斃臂而對大廷不敬莫甚設有差跌則為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是以且止歸就醫藥夫古人之仰荅知己豈必其名位云爾哉修身砥行不得罪於聖賢抑亦可矣范竊有志焉恐執事不察其故怒其自棄不為門牆生色也故敢以書告恙倘愈來秋當復襪被星馳進拜階下豈敢偷安以負舉主范再拜

與邵中丞書

當吳中士習淫哇逐響有胸無心之日為文章司命者操衡尺而裁量之風氣之轉移可必矣惟風氣之必轉也尤須慎其所以轉之者近科會墨及南北鄉闈奇正兼收難易並採而居前列者大抵多剝膚椎髓剜目鉢心之作盖用以矯枉而起衰也今一切副墨之子洛誦之孫苟得為心揣摩成習不務尋妍其入理造微之處但掇拾其辭句之查牙險澀者以為是主司之所喜也相與影合而塗附之若辨之不早竊恐別開偽體所謂如扶醉人起一邊又倒一邊者矣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里之醜婦見而羨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則

見者爭唾之矣倘有好色之甚者謂其曠亦從西子來也并  
愛其曠而忘其醜則天下豈復有正色哉且西子之曠亦西  
子之病也與其為病心之西子致醜婦妄相慕效何如為不  
病之西子使觀者莫能增減相士者亦求夫不病之西子而  
可與

復白藩臺書

在書院中恍若有亡追念平生之雅聞聲便欲相薦達不面  
而語已知心一見而肝膈盡吐上論文之書不以為忤反極  
稱揚評藝曾無抵牾投報捷于枹鼓以及體貌優崇供張脩  
具事事踰其涯分在邵公固非有私于某而自某當之其于  
存歿之感何如也郢質已亡發言莫賞心非木石年老易悲  
日來如坐針氈矣况又生徒寥落歸者不復來在者半引去  
而某獨栖遲卒歲送故迎新卽舊意以望將來異秋燕之捐  
巢同疲馬之戀棧斯復何心歟在公祖繫之維之謂勿遽更  
其轍而某揆情揣義實難暫守其常時臨九日放掉五湖裁



書叙悃不知所云

復姚藩臺書

儲年兄齋手劄至山中敦迫就道義應趨赴面請擅離書院之罪奈匹夫之志萬難轉移惟恐謝罪而未反見維繫故復遲回俟鄙懷得達盛意漸解方敢泥首轅門也追惟去冬本邑先應嘉招今歲郡中亦奉鈞旨某本非傲不共命者祇緣書院當極濫之後忽加裁汰美意未孚于薄俗人情盡喜于更張抵掌頓脚嚙啗沓萬狀向猶怨有所分今專集矢于某某念欲去此席必乘此時尚可邀公祖知愛之深俯全其介然之守若轉盼間開府新臨便難更以情告而山雌之意終困于羝羊之觸矣伏望公祖始終曲成之用以風廉退培士氣

甚不小也

復尹制臺書

辭五華書院

禮部貢士某再拜稟復制府大人節下某實散材祗緣曾附  
驥尾猶荷注存延之志館俾得仰瞻巖範傾耳德音以開其  
蓬心而振其暮氣何幸如之自幕府西臨兩江士庶若撤帟  
幪况在所知情烏能已杜老送嚴鄭公句云江村獨歸處寂  
寞眷殘生每詠以自况不圖大人惠眷無已萬里鱗鴻從天  
而降極欲黽勉趨赴奈筋力早衰難于遠涉違命之罪統望  
赦原唯盼早正中台陶鈞萬彙某雖枯木朽株亦被雨露于  
無窮也



復座主黃少宰書

手教遠頒為寒宗世系勤拳反覆開示明切不惟見立言之道不可稍涉假借又識仁人君子之用心必欲使人不昧其所本如此懇至也謹按先北山與字膚仲者時世先後彼則受業朱門此但尚友濂洛其為兩人無疑家譜之所以致混者實因彼亦號北山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卷首載先儒名氏三山陳氏條下列孔碩膚仲北山是也來書疑先北山他書不言為侯官人既未定為侯官人則亦未定為古靈後此不必疑也他書不言者乃紀錄偶缺而家乘宗派固自井然先七世祖諱迨者明世廟時爭大禮忤中璫兩受廷杖直節著

聞官閩中曾訪求宗人勘合世譜豈有冒承之弊乎若以祀  
常熟鄉賢為疑則同祀吳公祠者如崔敦詩王萬亦自他來  
徙本非鄉人也長子后山亦以道學名語見邑志及尚友錄  
而家譜甚略固不若膚仲子韡之官勳顯著也要之先北山  
與字膚仲者同所自出尚為近屬尊行似不應以彼名為己  
字而仲弟膚又以彼字為己名此等實為難解至於古靈後  
侯官人則無可疑也先生就其無疑者命筆略及祖范改建  
祠宇思傳永久之意則拜恩賜無窮矣

復同年曹我大書

初六日晨起披衣荒邨雀噪啟白板扉乃得吾良友書飄然  
如落天上發而讀之高言雅誼送抱推襟別去六七年而不  
見疎外古道交蓋如是也然尚有似不相曉者弟以疾歸亦  
自以拙廢拙疾倚薄遂成天地間棄物吾道中一頑懦無志  
氣人何來諭反以其相反者相譽耶年長兄植根芳菲擢秀  
清流年力壯盛雖復風翼暫息搏扶在轉瞬耳但吾輩相期  
許正在爾時有定識定力不僅為人之佼佼者未可以目  
前少不稱意便作一邱一壑想欲俯同于弟之拙疾惰廢者  
也虞山僻陋前明而上絕少名人視華陽洞天山川人物俱



帶仙氣者奚啻霄壤顧乃舍喬木而問幽谷耶北平師在蘇  
四年矣所事將竣閒置時惟有談經課子于吾黨尤惓惓誠  
可尚也蘊真年兄去年曾有札相往復後忽傳一怪信以未  
晤李舍親心甚懸懸于爾兄聞與選拔快甚其他同學同年  
或出或處或語或默弟以嬾惰之性俱未一通尺素然俱往  
來于懷而吾長兄清標玉立迥出人表尤所夢寐思存科試  
不在江陰竟阻吾黨胥會處可見離合亦有數也弟以質鈍  
力衰學殖踈蕪承詢述作無以上獻為愧臨穎馳仰

與喻邑侯書

僻處江鄉傳聞通衢榜教委其修分縣新志辱蒙推許有博  
學重望之語愧汗浹背不審執事從何謬採而叨此過情之  
聲聞某少應科舉只解作幾篇八股文耳然且以久滯場屋  
好言先輩每為時下揶揄邇來病廢自度無用于世間與一  
二素心者學作樵唱漁歌竹枝下里之詞以自抒放如是已  
矣於古人著述之道毫未夢見縣志錄一縣之事必得博聞  
強記綜練時事者方能不漏不誣而某自少善忘老而彌甚  
熟識人猝遇諸塗不能舉其名字熟知事猝有問焉不能詳  
其顛末耳目既不長性情又踈嬾其不可以勝此任夫人而

知之矣更有甚不可者人情工于請托而短于自量少不愜其意則瑕釁互起一口吠形百口吠聲人人得操其短長議其然否非如國史秘在天府外人莫覩可筆削由已也士君子立身廊廟專制一方自然不得顧恩怨避謗嫌而咋舌低頭矣今身在鄉曲魯人可笑東家定哀且多微詞而諉以文墨出入台謗取鬧而書又未足以垂於不朽此智者所不為也若曰此公事也汝不為誰宜為者如皆不為邑將無志乎則敝邑雖小染翰之士人人自謂握靈蛇家家自謂抱荆玉其識足以通時務其力足以持是非其辨足以敵羣議而又勇于立名喜于見功者雅不乏人若某則不能亦不敢又不

暇也伏望收回成命俾得晏然息影蓬廬不為衆口咀嚼即拜愷悌之賜於無窮矣外有告者邇來城隍娶婦之事瀆神罔民混雜男女糜耗財物若不禁止襲訛成風弊且寢大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伏望垂察



與華教諭札

盛典久虛茲特修舉洵庠序之隆儀願備執事以觀化者也  
戒賓忽及於下走不勝駭然將以行乎昭昭冥冥之際痲累  
宏多已猶知之而況于人若以齒乎則素心雅不服老倘晚  
節不能守困小試于嗇夫少吏之職尚未可知如其冒飲三  
光便當長捐百事動轉不得有同拘繫鄉人之舉何其善謹  
師臺過聽亦非相厚之誼也必欲薦名當逃河入海以避之  
耳伏望原鑒勿以禮辭視之

荅王眉哲札

來札語及犬馬齒將循俗下生辰為壽之例此事正須討論不可人云亦云也生辰為壽前古所無意必起于唐大寶時天子勅立千秋節受朝賀設酺樂臣民因而效之耳不知古之為壽在平時交際俱可通行卑幼之於尊長所以致其忠愛也而獨不宜施之生日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壽既非所當稱如其偏露則此日愈應感悼詎容可弔而賀又况于鮮民之生者乎世俗競尚此事居官則納苞苴居家則誇交遊光寵貨財為禮貧者苦之酒食倡樂夸者驚之所謂無理祗取鬧者也又倩人作文字張之屏障若改易首尾便可充異時



哀祭文為之者非不苦其繁費無益又若必不可已者吾不解也予嘗謂生辰而延賀客與喪中而作佛事非所以善吾生又非所以善吾死稍有知識者當力除此惡習幸勿以浼我

跋楊忠烈公遺墨

公宰常熟去為給事一奮其氣奪儲皇于婦寺之手而正之位退而復起抗疏擊巨璫陷竒禍其精忠浩氣如轟雲揭電撐決乎天地之垠而舊治下里閭婦孺至今猶竊竊然私之曰吾邑侯楊公大洪也攸好之在人心蓋若是二札未審遺誰一在移宮後羣小側目引疾退歸時一在起副憲未上疏之日情辭惘款不自矜伐亦無骯髒憤激作引頸承戈披胃受矢之概迹其前後驚人事乃以身膺重任不得已而後為夫惟不得已而後為者化盡血氣而純乎義勇也乾隆十七年正月哉生明書

書荔枝賦後

晨興披卷讀張子壽荔枝賦感而歎曰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士有未効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何異嗚呼是固然矣吾又虞知匪其人名雖聞而實累用雖効而節墮即荔枝堪鑒也自子壽賦之未幾見知于貴妃遭勞生重馬翠眉須之辱夫子壽歎世不知荔枝即荔枝早見知于子壽矣如必貴妃嗜之而後為見知非子壽所期于荔枝也荔枝受子壽知詎受貴妃知哉然非子壽極口薦樽表異而悼屈未必名達宮掖異時之辱可免嗚呼士位下而地遠見輕且疑鮮不盱衡扼腕趣邀一知以為快幸遇知已如



子壽矣猶不保無後辱此莊周所以羨山木而子壽感遇詩  
又有翠鳥金丸之懼也

書譚半城事

譚照字儒溪弟曉字鏡川邑東里人也家世耕讀兄弟友愛  
照持門戶而曉用圭頓之術治生殖產財至不訾曉無子病  
將死其女壻徐生陰圖利之曉不可曰宜為吾後者兄之次  
子培也在外人曷與焉曉既死照念弟以織嗇辛勤起家已  
掩而有之義弗忍又培好少年遨嬉之習非克家子不欲令  
蕩廢叔父業而培亦旋死居頃之適倭寇張甚颿風一日踔  
數千里直抵吾邑居民無藩籬之限將盡殲焉衆兇懼議築  
城以禦括公帑募私橐僅充其費十之五邑之大夫士民咸  
張目拱手計無所出照聞之躍然起曰吾財有所用之矣盡

籍其藏得四萬餘金獻于官城不三月而工畢一邑獲保障無虞而照竟為貧人以老至于今照曉兄弟之名與崇墉相敝設使照無此舉其財亦未必能貽之三四世不竭也曉推其財以與兄兄用其財市義于邑以揚其弟之名而已亦與焉可謂奇士也矣其事在嘉靖甲寅年

書居乙事

居乙者賣豆腐為業有女年十六形貌端好或請買之千金乙不肯人笑之曰若夫婦無間寒暑四更起礮豆煮腐擔出賣之日易米二升有奇僅足具饘粥今暴得千金一生無衣食憂且可生殖作富人而女此去富貴又未可量也汝何至愚而不肯耶乙曰吾自知賦命窮薄夫婦作苦以餬其口飽則嬉嬉而遊夜則勦勦而寢吾分足矣今暴得千金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寧能安享之耶幸而如長者言生殖致富買田宅美衣服行路中人必從後唾我曰是居豆腐也而若此得驚女力也吾愧死矣且斷天性之愛博一旦不可知之遇吾



則非人故斷不為耳余聞而異之曰彼知己命之止于是而  
安之又知人世有可耻之事而避之嘻是所號為學士大夫  
者之所難也因書其事

書盧仝月蝕詩後

歲在己亥七月十五夜月蝕與兒子檢誦玉川子詩及韓子  
效其體之篇誦已告之曰文之奇至于是而止矣然特其外  
之文辭奇焉耳考其義意甚正而無奇也感天眼之失明憤  
凶墓之狂逆歎列宿之環視而不救思以其下土區區之心  
上通帝座一旦正明刑辟盡撤蔽而復其明兩之常可謂  
言誕而意識詞險而理順者也如斯體制盖出于易之爻象  
如豕負塗鬼一車日中見斗龍戰于野詩之託興如箕踞舌  
牛服箱及屈子天問九歌之類是皆怪怪奇奇疑出恒理之  
外然而理具存焉不可得而疵也韓子云易奇而法詩正而

葩苟法矣不必奇也可奇而不法奚可哉苟正矣不必葩也可葩而不正奚可哉後之名能文者多奇而不法葩而不正之作乃為害道之尤者讀古人書其是非高下吾持是以決擇之庶乎其無大失歟

書映雪山居圖

邑中舊族位望通顯者不少惟孫氏之先兼有文翰風流林泉高曠之致他家第宅多列通衢孫氏獨擇虞山勝處山椒則為大石山阿則為吾谷及藤溪山麓則為映雪大石宜俯眺藤溪吾谷宜幽探映雪宜仰望映雪去官署止間一街然人野判如入其間便蕭然有清寒瑩潔之趣固知取名非徒蒙其家故事也自卜築迄今將二百載列通衢稱甲第者幾易其主山居尚曾元聚處無失守高明鬼瞰之室不及寂寞草莽之亭意山靈實護持之歟今堂構亦少替矣斯圖之作後嗣據今追往思所以持其替而還舊觀與夫手闢園亭繪



圖徵咏自鳴得意者盖用意不侔云

書盧傑夫  
不見傑夫十有三年矣傑夫懷竒負氣古貌直腸不知十餘  
年中齟齬顛頓作何狀前歲信來傑夫方為令威縣心稍慰  
然竊憂其觸陷禍機得下考罷歸為幸又虞其改操順時今  
之傑夫非復昔日傑夫乙丑年春傑夫假歸過我叩其所以  
治威者然後憂虞俱釋重喜傑夫信已而行上官終能優容  
之足以徵世道之盛傑夫之治邑大旨欲邑有令如無胥百  
姓知鄉田不知寺門已視邑如其家知下民不知有上官一  
掃故常不治聲迹敝衣羸馬僣從兩三人時出巡徼閭里事  
故纖微必知威邑民聞行若有嚴君焉訟牒自稀奸宄用息

他如設義學禁淫祀鋤豪強省差役事亦猶人而傑夫獨出以誠懇行以健決挺挺陳事上官前不一仰面候顏色上官雖不喜若所為然無以奪故不黜何長虞云酒色殺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者乎觀傑夫歎斯言為篤論也傑夫宜與人姓盧氏忠烈公象昇之後平時言論開口輒道乃祖風烈浮薄後進多目笑之傑夫望望然視若輩直孩之耳人不喜傑夫傑夫亦不欲人喜而特與予善

### 諭瑩

觀汝科試文可一等耳劣得二等亦不冤也名在第二實為非望有第一而不及補學生者今汝便升處二十人之列尤是僥倖掌教者以優舉司文衡者亦注意幾得拔貢矣以先歸失之人皆為汝惜汝得毋懷懊悵乎此大不可也試為汝說其故科試百餘人有不得放者有僅得放者自三等而視二等有間也自二等而視一等有間也自一等而視補學生員食其餼又有間也假令連試三等豈不曰吾二等亦足乎二等矣則曰吾恨不一也一等矣則曰吾恨不食餼也國家無選拔之令至于食餼則意滿矣今有是令即又曰吾恨不



選拔也充是心也天地間可喜可慕之境曾足供其豁壑無  
厭之求乎黃石公云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願劉安云  
江河不能實漏卮人心猶是也可不戒哉抑又有進于此者  
君子於遇合之際道在內審諸己李商隱文人之靡者耳其  
不中博學宏詞科也遺人書曰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  
博學宏詞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  
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下及蟲豸草木鬼神  
精魅一物以上莫不開會乃可以當之恐猶未也設他日或  
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脫有不  
能盡知則號博學宏詞者當其罪矣今合兩縣之士而拔其

尤者一人汝自問文學才能能先兩縣之士否場中間役法  
三更七科謫不能數也問史學古史史通之短長馬班者不  
能詳也問三江異同之說不能條舉以對也古事之在紙上  
者尚如此其他無論矣而妄希選拔不已慙乎若曰今操觚  
家率習為淺薄亦未有卓然大過我者尤不可作是念也吾  
輩當以古人自期耳豈可卑論儕俗妄自菲薄悅不若已聊  
以自恕其不學哉左傳云大人患失而惑則曰無學不害不  
害而不學則苟而可嗟乎士品之所以不立人心之所以日  
陋皆由此矣由前之說知足者富老氏之誠也可以免咎由  
後之說反求諸身吾儒之要也可以修業吾告汝備矣

樂府解

或謂余曷不為樂府詩余曰此好為名高者之事耳君子戒不知而作耻無其實而冒其名者後之為古樂府有類于是古者詩樂一貫虞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當其為詩言志而已無意于入樂也及歌之有聲聲合于律律被諸音則詩即樂章矣朱子謂古亦有不入樂之詩夫果有不入樂之詩則季札觀周樂鄭衛不應在工歌之列既工歌之而統名為周樂則詩固無不可以入樂矣但古人歌詩協律之法不傳于後即樂府古詞亦未知其如何入樂也後來按譜填詞乃是聲律先具而後有其文與后夔典樂



次第相生之序正倒置然固有可按據以為之也至于詩之有題漢魏而上有詩而後有題義不在題漢魏而下有題而後有詩義專在題未有詩與題兩不相關者也詞曲之有題義不協而調協樂府古詞當亦如是今調既不可考矣徒襲其不取義之題而造詞焉而以號于人曰吾能為古樂府是豈非不知強作無其實而冒其名者杜子美有垂老別陳陶斜等篇說者謂之新樂府竊謂名自我命是亦詩而已矣何必假號于樂府乎亦徒為名高而已矣

### 醫解

初學讀中庸中和位育不深信其感乎親切之故請以疾病醫藥解之塊然一身耳醫者必曰是感六氣之疹而生疾又云其神司天當令則歲多其疾人與天地之氣不呼吸相通乎氣相通而心獨隔乎天地之氣感乎人人之氣不能感天地乎禽獸皮骨艸木花實無非藥物投之當否其效立見惟其同稟五行之性人物一氣故可資以相補相制也理無精粗于彼則不疑于此則不信何哉

葬書解

葬師之說本骸承氣遺體受蔭謂出于郭景純夫朽株不能受雨露之滋枯骨豈能接山川之氣前人已辨其妄至于遺體受蔭于本骸理雖不足義可尋思正可假其說以勸孝也死生異路年代懸隔然且彼安則此康彼榮則此盛聲響應而呼吸通者惟其為一體也一氣也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則否矣然而一體一氣之見獨用之以求福邀利而不用之於生存奉養鬼享時思此又何說與疾痛疴癢在親之躬而子體未嘗不寧也歡欣慄感在親之心而子心未嘗一動也知遺體之受蔭下利子孫而不念遺體之行殆上累祖考言念



及此苟有人心方自怨自艾之不暇又忍以吾親朽骨居奇于地下乎風水家言將不辨而自廢矣

味經窩說

秦子樹禮名其讀書之室曰味經窩有旨哉味之為言也彼飽食廢學者置不論或窮日力于諸子百家苟以詞章記誦為能而未聞乎道者譬之如婁人子美藜藿而不識梁肉者也否則如屠沽兒孺染飽飮快得一飽者也又否則爽口嗜奇虛慕腥膻豹胎之美而反遺夫五穀六牲也是烏知正味哉味之正者淡而彌旨久而不厭不隨時而新故者六經是也然而不味則其味亦不出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夫通其大義可程以三年若致其尋味之功豈復年所可限哉終吾身而已矣子曰時習曰溫故味之

謂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味之謂也朱子取杜元凱之言云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  
餤之使自得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味之謂也抑更有進焉  
者陳其簡編多其徃復腹實而心虛博綜而約取闡解而明  
辨用力如是則既勤矣然言及之而經存言不及而經亡心  
在焉而經存心不在而經又亡分窮理與躬行為二候判經  
義與治事為兩途經與我尚離而二之也日食五穀而腸胃  
不消息血氣不流行則食而弗肥是名為經筭云爾必也日  
用動靜應事接物造次顛沛無適而不與經遇無徃而不覺  
其有味焉充然其自得亦歎乎其不自足故曰終吾身而已

矣樹澧有志味經當已深嘗此味尊人南沙先生立說以詔  
之猶含飴而哺之也同學蔡宸錫輩相與造堂而齋啻斟酌  
飽滿以遂厥性樂乎哉天下之至味盡在是矣諸子百家之  
書喙鳴而角立等於楂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于口者樹澧  
已一切吐而棄之不足以易吾之經者也



賣文說

古無所謂文人也文王周公孔子之文見于易書詩禮春秋而不以文稱堯有煥乎之文周有郁郁之文在茲之文博我之文皆化成天下之文非簡畢之文也自游夏以文學名左邱明屈原莊周之徒各有著作而諸子之書日盛文始專屬于牘聿間矣秦漢之代為文者大都自適已事或發憤而著書或稱師以明學除對策陳書應詔而作別無所謂往來酬應之文東漢始有誌墓蔡中郎云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不知中郎何故以虛辭使人慙也豈其有不得已者邪唐時須文之用益多端貴顯有名者納厚賄

而為人執筆習常成禮以為當然李北海碑版之製義取無  
虛韓吏部諛墓之金橫遭攫奪斯固風雅之美談抑亦斯文  
之流弊矣自是操觚家希風託響輒謂物非吾有一毫莫取  
惟潤筆所獲不在賄賂之例而賣文之肆啟焉吾嘗籌之矣  
彼所以丐吾文者以吾文為足重也吾自視其文果重否邪  
如吾文足以行遠而傳世因干請而遂為之幣益重言益甘  
下筆愈多溢美欺當時而惑後世不可之甚者矣若吾文殊  
不足為有無苟以厭塞人意取微利而已爾則與賈豎居偽  
物欺貧目價入貨出不復自忖者曷以異是故文不可賣賣  
者不足謂之文也且文豈容易作哉陸務觀以南園記損名

高季迪以上梁文隕命韓公送俱監軍序李漢列之外篇朱  
子為張魏公碑狗友誼而違公論求如蘇子瞻生平未嘗誌  
墓獨銘五人皆當世盛德卓乎弗易及矣嗚呼士固不必以  
文人自處即以文人自處愈不當自薄其文而輕為之也哉



應舉說

或問曰古君子而生斯世也亦由科舉進乎陳子曰投牒求舉非士所以自待也糊名易書防有司如盜賊非上所以待其臣也椽瓢擔囊烝徒伍伯偵伺苛細非所以待士也聖人復起奚取乎科舉之制哉然而行之千餘年矣鄉里不選賢公卿不薦士不由是而進者世益輕之古君子而生于今無意乎當世也則已不然弗由此將焉由曰然則何如而後為君子之應舉曰上以名求之下以實應之吾之實未足以副乎其名勿往應焉可也實副矣入乎其場而為乎其題而對乎其問勿求合乎有司之目惟求合乎聖賢之心勿求不失

乎一日之甲科惟求不失乎平時之所學得之非以為利也  
不得亦無戚焉斯以不應應之道也

題樾亭上人將母圖說

長洲樾亭上人有能詩名繪將母之圖巧人歌詩以旌其事  
余落句云墨名儒者行使我淚雙零上人讀之意不愜口語  
似率易願改之屬我友西京轉以請余曰吾知上人非病其  
率易也病其斥言儒墨若外上人於吾徒也不然則以淚零  
之語近不祥也夫為西方教而厭夫語之不祥者樾亭必不  
淺俗至是大抵病夫斥言儒墨云耳然而語也憫上人之  
天性如是何故而後于佛也感上人之棄家學佛矣而赤子  
之慕未亾也又所以愧夫名為儒者而罔念所生轉不上人  
若也其中意義良為深痛微婉而反云率易吾不解也昔韓



子之進文暢也以其人喜文章類儒者行夫文詞乃儒者之末務耳為浮圖行四方而必請縉紳先生之咏歌以為寵至于盈囊而累篋吾意夫文暢者特好名喜事趨勢利之徒耳返之彼教既無取揆之吾道亦何當韓子尚本揚子之義亟引而誘進之又况乎將母之思為天之經地之義民行之大者哉假以韓子而對斯圖也不知其感泣又當何如吾方惜樾亭之不遇其人也若必以作浮圖詩宜學浮圖語夫素不諳于其說拾彼之唾餘而還以贈彼將以誇博學乎徒為攻于其教者所竊笈耳又况吾非浮圖也安能捨己之道以徇彼之意乎哉

雜說

夏卧施幬以禦蚊也有微茫罅竇蚊延緣入之一蚊可入萬蚊繼至唾膚吮血薨殍全集寢者苦之莫識其由以為吾幬雖舊周圍完好向晚扇驅未嘗有懈捍禦之方掃除之力既至矣猶若此常言製帳及張掛皆有禁忌必犯此也亦無奈何矣明目者旋觀而嘆曰噫汝之疎也彼有竇焉而汝不知此有罅焉而汝不見人事未盡歸咎于不可知之時日禁忌獨不聞江漢不能實漏卮蟻穴可以潰峻隄乎陳子曰知其解者可以治身可以治國

客問予近何所為答曰吾方修職而辦事懼曠廢以重罪客

茫然良久予曰子不識所謂乎吾言非妄也吾于經史之學實無所得羣公忽以是舉之

天子既以是信之鼻之官曰司業褒之旨曰用勸績學則夫經與史乃吾職也吾事也一日不親乎職事即與欺君賣友同科且名之所歸謗亦隨之豈有老耄而舍我乎客笑而退吉凶異道而不相干其特以吉名者是凶中之吉非純吉也如葬後以虞易奠立虞尸為凶祭虞而卒哭卒無時之哭但朝夕哭卒哭曰成事謂之吉祭檀弓曰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也周官太祝辨九拜稽顙而後拜為凶拜斬衰用之拜而後稽顙為吉拜齊衰以下用之末俗凶中之吉吾異焉過時之葬不

返喪服謂之從吉夫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故葬後卒哭葬訖而反路中則冠有漸向于吉之勢其曰從吉猶有說也若犯喪而婚唐書謂之借吉天子公開其端今庶民家私冒禁而為之比也敗禮傷化莫甚于此



山行說

陳子往歷下道經泰山二百里外隆隆然望見之行益進山益高諸峯羅列如兒孫者初疑附離于其趾即之乃知去泰山尚遠盤旋衆小山間俄而忽失泰山所在有山橫亘如展障正蔽吾前遶而出然後見泰山端峙于上陳子于是仰而歎曰殆乎哉處下不能窺高明于遠而反蔽于近幸吾行邁未已故暫蔽而終明彼家于其下者仰止不越目前雖泰山在咫尺間可以終身不相識人豈可不行不邁而牆面自足乎抑又有感者張平子云吾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與孔歌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同歎苦小人之工壅蔽也作

山行說

古陶器說

余徙居縣治之西穿井深丈餘得甌焉形圓以橢侈腹弁口小耳底如其口崇尺二寸實水三升架以丌可作供花具色微赭邊有土蝕痕獨黝腹上隆文隱起凡十條其質髣髴薛暴蓋陶器之苦窳者不知何年入土今始出人間登吾几案是物之顯晦亦有時邪又其狀貌古質無可悅目殆非數百年內物人見之無敢唾棄者嗚呼古之不宜於今久矣而是物也獨喜其無近今狀何取舍之不知類也感而書之









別號舍文

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  
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  
貯糲聞呼唱諾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  
塏正直坐肱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宦善地  
欣動顏色其戚惟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糞溷之窩過猶唾  
之於寢處何嘔泄昏恠是為大瘡誰能逐臭搖筆而哦一曰  
小號廣不容席簷齊于肩牆逼于跣庶為僬僥不跼不脊一  
曰蓆號上兩旁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不戒于火延燒一空  
凡此三號魑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髮為白韶顏變

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永辭毋掣余肘

其聞乾清坤晏魑魅何處容身道貌天形么麼乃敢余侮茲  
有賊逾二豎仇過三彭威不避于將軍曹不知有君子辱帝  
王之華胄甘翁姬所罵譏爾軀甚微厥名曰瘡被其毒者或  
羞對諸侯之賓或潛逃功臣之閣或瘦生已甚猶煩隔日搜  
精或氣燄非常亦復好辭贈遣風聞若彼身受可知如某者  
炎涼任遇冰炭忘懷五窮分與終身一鬼忽而椎髓其始來  
也砭人肌骨悄當冷雨淒風其少選也褫我衣裳裸墜層冰  
積雪綿燄外定烘燴內興煽烈火於靈臺燃洪爐于膚草迷  
不復省久而少蘇則且殫彼百技不畏三醫搜攪肝腸倒懸

彈瘡鬼文



手足淖齒擢筋楚王監腦荀瑩之目無疽自出景清之皮未  
剝先飛口噴焰而無煙胸吞刀而自割情甘糞溷不逢李赤  
夫人嘔出心肝難到玉樓佳處遂乃魂亡魄散鬼爛神焦不  
自知其死生詎復覺有天地斯橫逆之至酷荼毒之尤甚者  
也探彼徒黨衆多去來莫定大率以柔進以剛退乘秋而盛  
伺暮而張伏乞及時行誅一舉撲滅磔裂膾脯鼻食楔偷使  
宇宙之內無敢有盜弄陰陽劫持寒暑擅作威福以為生民  
害者

反乞巧文

夫何生初之渾沌兮日鑿一竅而天真失昧五性之靈明兮  
恣人欲之膠室人皆曰余知兮世營營如蟻蝨心不同其似  
面兮吾惡測夫謬巧之百出其巧伊何詭譎紛拏疑若無而  
又有似欲近而又遐忽海市而蜃樓兮現變幻于頃刻忽雷  
奔而霆擊兮厲森森之劍戟忽雲收而雨霽兮欲覓之而靡  
迹為鬼為蜮含沙潛射如脂如韋柔甘滑澤觀其巧于言兮  
則貝錦騰文奪織女之七襄觀其巧于行兮則鑿空架虛鵲  
飛去而成梁觀其巧于謀兮則網羅密布蛛絲之暗張豈其  
皆乞巧于天孫兮成此紛紛而攘攘世道以巧而日徂兮人

心以巧而日亡孰知夫大巧之若拙兮徹聰墮明與造化而  
渾忘亂曰寄語天孫人皆乞巧我獨乞拙拙于謀身可以全  
吾真拙于處事可以守吾義拙于仕宦可以無後患善哉拙  
乎腹中書犢鼻禪聊亦晒之當典故

釋疑

陳子既決去書院諸生旅進獻疑曰方今在位者咸傾意于  
先生先生不顧母乃崖異為高徒自苦又將以傲上獲罪甚  
非計也外論云云彼自妄耳于先生何傷焉對曰予不願居  
山長席已見前者辭鍾山書院後以鄉邦密邇牽曳在此連  
年如頑童避塾伺閒便脫歸者屢矣今歲之來匪夷所思士  
不難於處不知已而難於處知已分謗受瘥心固甘之惟急  
退是吾義耳是以有九月之行行而見羈謂須竟此一歲歲  
已竟矣若又卜來年是前日之為乃是作偽以要重巧於以  
退為進者也雖心寔不爾而人誰諒之方今在位者莫不具



休容之量秉高世之識成人之美不隳人之守士有不得遂其志者方謁而求伸焉烏有反束縛之使進退無以自明也是故獲罪非吾所虞也子語我曰外言無傷夫人之含垢包羞偷得一時之安者孰不謂人言不足惜乎願吾黨慎無效此若云自苦不知蓼蟲集苦彼方以為甘也嗚呼吾留于此為名乎名正吾畏為利乎利非我懷苟以為諸君師乎即今以其身稍示進退之義於諸君差勝于日課帖括講究場屋利鈍也幸審思之勿以為疑各舍然而退

舌謂齒

患齒戲作

舌謂齒曰輔頰之內惟予與汝我筦樞機爾司城府耦俱無猜各得其所以予乃天生終身如一爾為後生老稚改質月或七八方見萌茁年或七八又忽顛撥予不汝欺俟汝再枿及爾多年疊罹憂患蝨賊內訌剝蝕壑刻予匪同病輒代憤惋左右章皇晝夜永歎予柔耐久汝剛易敝方其盛時齟齬一切常藐視予專決獨斷予惟順從守職司味一旦失勢無堅不瑕歎危歷亂開豁尖义缺若狗竇深若盤渦森森矛戟凜乎排衙稜稜峭嶮險不可摩稍撓其鋒流血如波欲避無所逼處奈何暱汝慣汝胡乃見戕安得五丁巨刃載揚陸平劍

棧水鑿瞿塘卷舒出入無少碍傷齒斷而荅曰予以凋零之  
質旦暮委地何圖主公張我聲勢然掉子三寸亦復太長不  
若橋而捫之以終厥世

文集卷之四

金壇王罕皆墓志銘

海虞陳祖范著

歲辛未正月十有四日金壇王罕皆先生卒於家四方聞之  
承學之士悼喪石師氣類之交痛剝碩果靡不屏營而心不  
庭葬有日孤士鼃毀不能出其慈孫維甸乃酌來乞志銘予  
與先生數十載臭味之投舉禮部同年同門之分雖居遠會  
稀心期猶比鄰也曷可以不文辭夫三不朽立言為又次然  
孔子以言垂教而功遠賢於堯舜立言非即立功乎善言德  
行者加于善為說辭一等惟身有其德也德與言亦立則俱



立耳言有作述孔氏述者也漢以來為箋為故為註為疏通  
相述以闡其義者也而莫明備于朱子自時厥後舍朱子莫  
宗矣顧傳習衆而朱子之本義有得有失有明有晦若稽田  
耰鋤相尋于其上如魚鱗終不免有一稗之倖留一苗之誤  
傷此亦有心斯道者之憂也罕皆先生初以制義應舉固已  
志于宗經載道先民是程而所為拔出乎等夷及晚遇端歸  
無事功可以自効退而理故業維風尚為後學開路指迷知  
所嚮方以助

國家丞髦育才之至意以應古者仕歸而教授于鄉之義于  
是有時文諸選之刻抑又以為因文見道不若直溯道源別

裁文章之偽體尤當昭揭經傳之指歸于是乎有朱子本義  
滙叅之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抉經之心擘傳之脉咀華漱  
液與道大適蓋非徒經生講師循誦習傳之故冊而明道解  
惑之要刪也既歿而其言立可以祀於瞽宗者其不在是與  
先生諱步青字罕皆家近已山學者稱已山先生遠祖宋龍  
圖閣直學士正肅公遂代有卓行潛德以迄于考贈公諱永  
年生四子先生居長幼穎異為從祖明經公諱錫祉所器以  
嗣其早亡子贈公諱洵仁明經公宿學也齋文就正者接踵  
命嗣孫先甲乙之覆按輒當喜曰兒異時必以文術鳴俄而  
聲譽日起衡文者爭物色之以光其榜先生益自韜晦故久



而後遇康熙甲午舉于鄉雍正癸卯始成進士年逾五十矣  
官檢討三年假歸不復出壽八十無疾而終按行狀虔奉所  
後孝隆本生篤愛諸弟睦姻親黨訂故友張江遺文士林稱  
義焉表高蘇生之作於塵埋蠹蝕中士林稱仁焉希風者遍  
天下而交不稍濫也家雖貧而慎于取又能與也不與戶外  
事而桑梓間利病則言于當事助興除也掌教書院一遵鹿  
洞遺規訓迪子孫大要敦本務實勿苟得而競虛聲也暮年  
勤學顏其齋曰無逸所曾氏之臨履終身死而後已端木氏  
願息而不可得蓋同此志也嗚呼其可敬也夫其不速朽矣  
夫銘曰

閒閒小言殉華絕根纖纖媚學蠅頭蝸角委棄至寶曾莫尋  
討有偉一人著述等身簪筆告備質我聖真歸于其邱永勒  
貞珉



山陰聞人大閑墓誌銘

往者識大閑於其婦翁王僉憲子重先生所視下言徐進退  
規矩出靜觀圖卷索題貌其像在深山中寒窓獨坐積雪拒  
戶萬木僵立飛走無一迹梅數十株含芳未吐於斯靜觀恍  
然可會貞下起元七日來復之旨大閑之意趣蓋迨乎遠矣  
然而淒清孤迥寒心砭骨令人不能久視大閑而有樂乎此  
也心恐其異日非福澤中人大閑聲滿士林屢試不舉甲子  
秋闈後來常熟語及其選評國初時文若不自信當以否予  
謂曰風氣密移遇合有命上準經心內持已志不謬不欺而  
已矣大閑頷之別去未幾傳已下世未信也已而其端王季

戒為豫乞銘墓之作大閑竟死矣噫其家本不貧父典簿君慷慨好施交道甚廣大閑孤童自樹委已於學克紹先緒年饑散賑米貴賤出濟寒士于窮途返故交之旅櫬全發節止溺女殮道殮掩枯骼隨所見聞少則傾囊多或指困鄉黨誦義其事歷歷可按也予視其貌羸弱卑謹如不勝衣顧其所為乃卓犖有俠氣有勁骨可謂柔而能立藏而不露者靜觀中之所養良有自哉銘曰  
昔贊君像寒巖冰雪之中今誌君墓歸根返本乎幽宮至靜無極其永觀於冥寂

王封翁健修墓誌銘

孔孟之論善人也不踐迹不入室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其為人也  
可欲而好善優於天下為邦可以勝殘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蓋難之也世俗猥以為鄉里愿弱之稱用以目人若淺之乎為丈夫者失厥旨矣吾觀王君健修之生平其可謂善人者乎君少孤貧隨俗為衣食計時方自贍之不暇已能行度外事周恤宗親振濟窮厄或嗤其不量力君顧安之及子宦達人稍稍稱為善之報君彌不自足苟有益於鄉邦惠于艱急者日夜孳孳直廢寢食摩頂踵而赴之于是邑有公事義舉人所袖手不前者皆曰必



王太翁云夫人爲善或始義而終於利或喜事而要其名或  
艷於降祥迪吉之效搯左契以責望於天君皆無是也直行  
其心之所樂而已蘓子由序古史云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  
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君其  
近是哉君諱志學字少陵一字健修祖振庭父應祥配唐恭  
人與君協心同德以劬其躬以啟其後人子三仲季前歿長  
峻當世所稱次山王御史是也恭人卒於乾隆三年年七十  
君卒於乾隆八年年七十有七峻自削杖歸服闋不起得奉  
親終以予有一日之長不苟諛悅人也來請銘  
王廿一望迷所出近逮祖考乃可述有子起家張厥職實本

庭訓敬循率卜其宅兆永安吉善人不見吁悲咽

吳勉齋墓誌銘

士生斯世莫不慕以進士起家登仕籍為朝廷用苟有可用  
足以裨益於上下者自不宜托恬退為名高若自揣無有而  
徒希榮干進流俗謂之有志之士然許平仲有云人不安於  
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湊並  
進各懷無恥無厭之志可為寒心其言一何深痛管仲治齊  
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  
里也不如為善於家蓋益務歛華就實為安分守己之計也  
馬文淵卧念少游平生語而誠子弟寧效伯高亦是此意邑  
東鄉吳墅吳君周士名騏號勉齋明仁宣間都御史文恪公



後祖父皆庠生君天資清劬文思開敏而勤於學補太倉州  
博士弟子兩試棘闈不售即棄去曰士何必坐困於此偕其  
偶錢孺人修膝下之養怡怡愉愉內和理而外順治家業漸  
起鄉里有公事如勸分賑濟開淤董倉當事耳君為人忠實  
無私才堪倚辦咸委重於君君亦首公者事不惜毀家紓難  
所立規條剔粥廠之舊弊覈土方之多寡可為後法捐貲修  
關公廟建祠置田奉文恪公祭雖非獨力而率作省成君勞  
為多斯不謂之為善於家里者歟早謝名場安常處順怡然  
自得足不出里門心不慕世羶享遐齡為太平壽者荷引年  
之養五福備矣老子云小國寡民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

居樂其俗雞犬之音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去結繩之俗不  
遠今鄉聚康阜之家食德服疇宛有斯意苟能不犯平仲所  
詆是亦人生至樂不知何以不為吾故於君有慕乎爾德配  
錢孺人相夫子事尊嫜庀喪祭和妯娌逮媵妾見於君之所  
述先君十五年而歿君沒於乾隆十四年卜以十九年正月  
七日合葬宅旁自定之墓田亡長子汝舟祔昭穴仲子汝謙  
介君壻朱奕棠來請銘銘曰

樂哉邱居相望手所耕身所葬枕市襟流形勢壯歸真埋玉  
永固爾歲



譚紫章墓碣銘 并序

嗚呼此譚君紫章之墓紫章名其居儒浜為人孝友恭謹言語嘔嘔行步不失寸尺居家縮衣食勤手指以殖其生與人無所求無所忤年六十一而歿歿之前幾月子元治歿明年嗣子元濟又歿元治元濟既娶矣皆無子紫章有弟三人惟一弟有一子此子也育便可立為紫章後而今竟無後也嗚呼唏矣某年月日其弟將舉兄柩附父榕坡兆泣而請曰天降割於我家使我後不絕如綫我則宜矣維我伯兄之孝友恭謹詎宜獲此大戾敢丐子筆作為銘詞以少解冤抑沈痛之魂魄於土中銘曰



宜絕而絕人有其愆宜延而絕奈何昊天豈有偏獨不汝  
延無所歸咎是故安焉無子有弟弟代子職喪汝葬汝饗祀  
無極人道備矣我銘是識

明開封守魚公墓表

人非甚不肖孰甘自棄於不廉然不得專廉之目其持廉乃  
矯偽非真也勉強非性成也若必出乎真且性成則千百人  
中罕覩一二矣前代吾邑人物事業文章忠義相望其特以  
廉著者開封守魚公諱侃字希直夫士百行粗完不如一節  
獨至而廉之一節尤是百行基址未有廉而固位者也未有  
廉而援上者也未有廉而蔽昏者也不期明自明不期剛自  
剛矣鄧志云其治行多有世不傳至今但以廉吏稱不知稱  
廉吏而一切治行不問可知何必一二哉公之姻謁選得鹽  
井提舉公謂其職司少清譽為功名累盍自解其職嗚呼今



人得官必首問常規歲入若何徵收餘羨若何其家人以此為憂喜知交以此為賀弔習慣而曾莫覺其非也聞公之言必掩耳而反走矣而姻某荅云君能廉吾豈獨不能後亦立清名可見秉彛有同好在倡率而激發之爾公丁外艱在督賦湖廣時母就養京邸而亾時為山東清吏司主事諸傳先後不同當以章御史墓誌並時人言為準震龍求庇見龔氏私志迂恠難信或傳其病卧無僮僕床懸二絢手挽起放以代扶掖亦屬形容太過至于并日而食家人愠見靳且咎之而公處之怡然此固是其能事耳陶貞一謂史氏傳循吏詳于大僚而畧于郡縣吏故不及公可謂篤論路公振飛名臣

也湯公家相賢令也皆特表其墓墓可恃以無虞今裔孫元傳猶恐宗衰世遠侵損湮沒復飭治而揭新碑請予文之予惟觀九原者起誰歸之思某雖庸陋素心良有所屬而尤痛近日之粥墓地斬邱木者偏出于世家子孫也於元傳亟歎美焉故為綜志乘雜錄諸篇而論著之



王耕煙墓表

此耕煙王先生之墓先生名暈字石谷號耕煙系出宋忠臣  
堅家常熟累葉矣四世祖伯臣工畫為沈石田所稱至先生  
益集大成而有名章徹無貴賤雅俗莫不珍購或贖其名以  
要厚值有目者輒能辨之當繪南巡圖也天下高才妙手咸  
集中都和墨濡毫鋪絹素相顧縮胸莫敢下筆惟覘候王先  
生發口先生曳草衣占上座瞪目凝神良久乃授以意匠曰  
于此置都邑于彼位山川若者望幸若者法從若者駐蹕若  
者回鑾數千里形勢曲折指顧而稿遂定衆工遵其布置惟  
謹先生略為點綴神彩有加焉圖成上獻

宸矚稱善不樂就官羣公咸賦詩以寵其行先生之于畫可謂遭遇其時者哉原夫書與畫同源六書首象形即是畫體古風朴重多于屋壁圖人物故事著名蹟至唐始寫意為山水亦如禪有南北二宗其南宗氣韻尤超工其藝者或文人學士天資清妙興趣所寄率爾造極或耽嗜宿業不營他務如僚九秋奕獨自名家視夫偶寄興趣者功力尤為完密則先生是矣先生容貌質雅篤行孝謹與人交有終始不降意于貴游不希榮于供奉意所不欲不可以豪奪計取而利購年八十有六高朗令終人謂先生以畫顯吾謂先生隱于畫焉畫詎足以盡其為人哉予與先生同里閑稱世好于其改

葬也用表而出之



書任太君墓志後

予友任君翼聖窮經著書其薈萃經傳為女教一書實本母  
許太君所指授云太君之為婦王吏部簡林所為墓志詳矣  
而不及道其盡恩誼于父母家翼聖之心耿耿焉告予曰外  
祖許公二符有雋才易代時家毀產蕩盡了不顧惜歿無以  
殮有一婢鬻之吾母年八歲即能自力代婢職勤女紅以助  
養既嫁歸侍外王母疾疾且革潛割臂肉投藥甌舅氏年老  
居凶廬手足為之不仁母捧持撫摩歷六月病良已舅以歿  
子成噎疾嫂既亡矣吾母謂啟運曰家事已老而傳吾其歸  
養兄疾舅食下咽母然後食舅作嘔咯聲則目汪汪趨竈觚



及父母神主前頓顙祈請舅卒母五日勺水不入口先是嫂  
病痢無子婦母親滌廁牖及歿其仲子痢又劇母攜歸治之  
舅曰非任氏姑則此子不活吾母之盡恩誼于父母家如此  
其至也而墓志皆未及予維王吏部之意以為婦人內夫家  
外父母家故畧其事予則以為女辭家而適人與臣出身而  
事主厥義維均事君者固責其致身然必深體其養父母之  
情而為之歌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有親之喪三年不呼其  
門不以公義廢私恩也推臣道以例妻道則亦不得厚夫家  
而薄于父母家可知也斯義不明於是有絕裾不顧而謂之  
忠奪情起復而習為常者禮婦人無二斬出嫁則降其父母

期義雖有所限而情固無窮也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者諸  
侯夫人之禮非所論于士庶之家也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者安常處順防微別嫌之  
道非所施於疾病死生患難之際也任太君之行惟其已嫁  
而孝不衰于父母已老而恩不殺于伯兄以故能善事舅姑  
善撫小姑小叔如墓志所述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理亦  
如此也予故書之以補志所未備而并論其義焉雍正十年  
春三月金陵志館



哀王次山文

嗟乎次山竟死矣藉令不死且起為官當卓犖有所建樹不  
僅甫入臺一彈奏見風采而已也然率其剛氣直腸誕節疏  
目久在仕途必多抵觸被人中傷若其入世深熟鏡削圭角  
去狂簡以就委蛇豈不宦成身遂然非吾黨所厚期于次山  
故次山不復起乃所以善自全也而不料其遽死也藉令不  
死以閑散之歲月肆果毅之心力含今茹古研精究微在著  
作之林必可特置一座而今竟止于斯可惜也垂歿謂予曰  
已矣草亡而木卒嗟乎誰不與艸木同腐如次山詎不謂草  
之勁者木之喬者乎記予壯歲授徒夜夢或告曰好學生來

矣明日次山至年十六軀幹短小翔步翼如命題及其成功  
一也俄頃就予心異之曰其是乎今者蓋棺論定夢于是乎  
始踐嗟嗟次山目凌乎百代而時世圍之氣吞乎萬卷而疾  
恙纏之志堅乎金石而貧窮困之行絕乎垢氛而鄉曲溷之  
惟汝念予惟予知汝予有數十首無能之辭身後期汝點定  
而先我往矣四顧誰屬悲君還自悲也

孫儒宗哀辭

嗚呼儒宗予之長姑是子祖母子之外王父予舅氏也予妻  
又若之從姑也少時從學兼有師弟子之誼也兄弟婚姻踪  
迹甚密後各以事牽率曠年始一相見而今子先亡矣憶予  
十六歲讀書于平章香白之茅亭今茅亭如故而閱年將六  
十閱人已四代昔之親者日以疏矣昌黎云人欲久不死而  
觀居此世者何也子遊河南藩幕終不于家賢妻令子痛割  
逾甚作辭哀之嗟余與子兮稠疊親情幼而穎異兮壯已老  
成隨侍遠遊兮溫恭篤誠通經達務兮漸著嘉聲交道日熙  
兮禮聘在庭人資畫諾兮天促修齡没于客寢兮無罍無饗



惟其有後兮目故易瞑吾谷楓林兮歸旒暫停行雲徘徊兮  
飛鳥悲鳴追往道故兮老淚縱橫

孫竹鄉哀詞

人之生世若驟若馳逾七望八儔伍日稀幸得其朋嗟呵相  
持索索視蔭強為笑嬉又弱一個嗚呼噫嘻惟余與君世表  
昆弟蠟鳳鳩車同稱穎異君性灑然吐弃一切不踏名場專  
精文藝秘書可行便腹可笥錢用賣文尊開問字或纂或修  
山書梵誌迭唱迭酬人疲我銳贖馥殘膏沾溉靡既曹洪諱  
倩葛龔猶識仰利多年今也誰替與君交分白首彌殷姚葛  
兩侍俱傍北闈息影其中徑草維均我嬾稀出子造我頻步  
履輕便吐屬網緼自頽頽唐勢難久存一朝溘焉哀輓累君  
何圖反是先我歸真大石家山丹楓吾谷雲月掩映風泉斷

續後其先靈徜徉幽獨不餒不寒無榮無辱莊生有言南面  
王樂

松江汪卓亭哀辭

有序

乾隆五年予在安慶書院司訓松江汪君卓亭監院事明年  
春再往君病嘔血在告夏六月遂卒煢然旅殯有親在堂一  
子尚幼音耗濶絕吁其悲矣予與君非久故之交然有以知  
君為人而重憐其歿之不幸君家計饒給不自晏逸甘就冷  
官以教以學年甫踰壯不挈家之任齋居如僧皆人情所難  
者手不釋卷得俸惟買書余有詩禮閱本蠅頭錄記周匝行  
間覽者盡半葉輒攢眉棄去君獨手抄不漏一字其學有如  
此諸生中雖老宿無以年少輕君雖佻達無有纖悉議君者  
知君之師道立也自疾革至沒僚友莫不急其病救其喪承



衾憑棺而哭之者相踵知君平時篤於友誼也僕之喪主也如子學後之趨事也如僕知君遇下有恩也疾發不即告歸者非戀一官異病間而應秋試便道歸省韓退之哀歐陽詹所謂其心將以有得于是而歸為父母榮也夫孰知其遂已哉詹之得疾也尚有悅妓事可議君則無有而其他多與詹同親之心子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子在遠雖有離憂而其志樂同也友朋親視藥物甚良同也雖未得位而聲流于人行信于友父母可以無憾又同也予無退之文辭可傳君子後竊亦不敢自外于學古之道為辭三章以哀之且使其家人有考焉其辭曰

遠客之人情兮喜聞鄉音故在皖而遇君兮交雖淺而易深况斯人之文行兮猗士林中所欽老者之恒態兮厭見死亾甫識君于他鄉兮又哭君于他鄉想其家之聞訃兮痛何可當勉寄辭以解痛兮同盡何爭乎歿壽視殮舍于僚友兮胡必終于妻孥之手魂消搖兮而無殘歿兮命則然兮誰咎



張母壽序後繫以哀辭

張子之欲得余文以壽其母也意甚至諾之矣屬橐未定張子忽病歿古人有懸劍於墓者一物爾尚不忍以死背况欲吾文邪書付其嗣使告於靈以卒張子之志重為辭以哀之且以解其母之悲其詞曰

孤子奉寡母兮命鈞連色養愉愉兮母登年母登年兮子夭老哭幼兮不如無年奉母不終兮兒之罪母慟傷生兮兒死有餘悔強眠食兮收悲臻期頤兮熙熙無重子悔兮母之慈列尊壘兮如兒復來



徐上占哀辭序

余與君同鄉舉半載君歿交之日淺然與君同赴京師卧起  
食飲相共者三月故知君獨深嘗謂余曰先世自尚書公以  
來於今替甚吾父行依於厚鄉里稱長者宜有貽於後嗣者  
也小子其德薄能鮮其曷克負荷又曰吾兄弟三人予以攻  
舉子業又多疾獨費父母財兄與弟不吾爭也兄與弟代吾  
父勞不分任及予予故得專所業兄弟之好未有如予者也  
其言如是其孝友可知下第時擬留都下為來年再試地余  
諷之曰疾即無恙如二親掛念何君蹶然起即日貫車還其  
待人善容忍無矯飾於朋友多忠告嘗勉余曰邑誌蕪蔓子

筆堪其任者宜預留心窮巷掘門節孝獨行事無忽余以病  
足不能廷對語君先歸余亦歸矣明年春乘興過海上當詣  
君信宿留也嗚呼孰意以哭君至乎韓退之與歐陽詹亦全  
年友詹歿韓子作哀辭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君始欲勿歸  
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猶詹志也然詹竟死京  
師而君得歿于父母之手較詹為瞑目矣其辭云云

七從姪品三哀辭 有序

歸熙甫家譜記云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  
無一人知理義者吾族中知學且知理義莫若族子品三而  
今亡矣嗚呼其亡也士林聞之莫不傷氣曰失我良友欲教  
其子弟者莫不悵惋曰少一明師親戚莫不流涕曰斯人也  
而不壽天道真茫昧而予尤不勝其嗚咽涕洟者獨有感于  
歸熙甫之云也作辭哀之以申予私其詞曰  
嗟吾宗之渙散兮孰究悉其系支墓纍纍而難辨兮手畫圖  
以見貽子姓羣集于家祠兮獨退然而清舉無憚傲借立踰  
言兮何進止之有序敦孝弟而勵廉隅兮又洵羨于文藝在



士林為完璧兮乃中身而即世念熙甫之苦言兮淚縷縻而莫制

題族姪心粹幀首

吾族西陽支人才竄盛港東則在茲先生以詩文翰墨顯名於時港西則汝南翁振飛翁以舉子業教授為經生家所推仰繼起如爾閑翊濟昆仲咸彬彬焉而振飛翁之次子心粹少好學敏記覽具肆應才而不以才自喜篤于課子家貧買書貽後獨不惜費家葛巷與予今晚年所居望衡對宇正可希踪竹林而忘南北之判惜余來遷而君已即世特與其二子朝夕過從歡好無間長士俊天性孝誠醇謹人也次士林從予學聰穎敏捷豁達可喜知其能繼先緒而振家聲必矣異時懸此于影堂其有覲然若笑者乎時乾隆十八年夏五

月日長至書

祭侯秉衡文

邇定交于吾子今二十有五年在江陰之禪寺會四郡之俊  
賢見頽長而玉立偉氣宇之昂然識忠貞之後裔文與行孰  
比肩適僑寄之在斯同里閉而周旋交由淺而入深情歷久  
而弗遷花之朝兮雨夜柳之淑兮山邊何酒杯之不共何賦  
咏之不連義何疑之弗析文何品之弗甄偶不見兮相思望  
城南之術阡匪我往兮君來手長短之詩篇笑相視而莫逆  
惟西京其參焉記丙午之臆盡余偃息乎東田戶外雪深三  
尺林皚皚兮無煙誰乘興而忽來得二士之舟扁發高論以  
驅寒燒短燭而忘眠傲剡溪之乘興胡易盡而遽還後三人



之蹤迹亦不常其缺全君兩載兮遊晉汪近歲兮適燕我匏  
繫于邱園徃徃而為事牽間胥會于吟社髯意氣之高騫僅  
月餘之不見已偃息乎黃泉不悲君而自悲塊孤處而無緣  
資何人以待老望何人以指愆行躑躅兮焉往坐含意兮誰  
宣吾兩人與西京警鐘脚之無偏今折一而存兩益踰蹕而  
易顛彼金臺之留滯我獨閱乎逝川交之誼兮永畢慨投篇  
而絕絃

祭沈母吳孺人文

嗚呼世無論高門縣簿其家道之苑枯子孫之才鄙未嘗不  
基于閨壺之內若顏仇誕毓哲人嬰陵二母前知興廢敬姜  
少君禮範經師其倫固不容輕擬即如史傳貨殖而懷清之  
臺特叅一座豈非富家大吉協風火六四之占者哉吾邑福  
山里沈氏先代自吳興遷幹年茲土世載淳德望重賓筵至  
今太學君綸宣纘承先緒綜練事務應機立斷才諳恢恢足  
以施國濟時顧不自炫鬻小試其用於廢著化遷家益隆起  
為人敦厚謙冲好行其德鄉里無缺望者盖得自母氏之教  
為多孺人育質清門天資明敏柔聲淑德在室有聞于歸以



後奉尊嫜相夫子莫不當理而合宜閑有家而無攸遂內外  
宗親嘖嘖稱其賢焉教綸宣昆仲惟以讀書保家為務其仲  
未婚而沒陸氏貞女髻經奔喪服闋死殉遠近嗟異其實上  
聞得膺 旌典方貞女之百計思殉孺人勸譬防閑惟恐疎  
漏寢不交睫者累月既不可挽且嘉之且痛之而老懷亦不  
覺傷瘁矣未逾年身亦厭世里中老癯婦孺莫不追歎曰往  
年海風漂溢吾輩失業靡依賴沈母之惠飯我廬我者月餘  
今胡可得哉嗚呼賢矣吾門嚴子會湘族子令望與綸宣為  
姻昵每道孺人之行余因以得其詳茲者公祭之章屬文於  
余余故不襲哀此之常詞而直書其詳亦靈之所降鑒也

孫超雲傳

君孫姓名尚德字超雲生而弱足不良于行賦性和理善事  
父母母子姑也憐其疾不令就傅稍長逢人問字輒了解文  
義有巧思多藝能不出庭戶通曉世務母兄欲授之室辭曰  
予天之僇民也奚可自同全人終身子處如老僧病將殤集  
親族告曰先人遺我田數畝以為養今付昆孫供殯莫勿立  
後年六十有八吾觀世人足力非不堅強便捷也或橫奔夾  
路至于顛踣或纏擾藤蔓據于蒺藜叫呼扳援終不能脫君  
雖不良于行然善用其短安于命而不慕乎人不強己以所  
不逮可謂能自全者矣其有莊生所稱王駘申徒嘉之風乎



予以外兄故錄而存之

王亦懷傳

王君亦懷既歿之明月其子嗣賢齋君所畫山水及印章遺  
子曰先生覩物懷人而不棄其孤幸惠賜一言以孤之辱在  
門墻也敢以請覽其所述皆陳信無誇辭遂詮次而為其傳  
君名瑾字亦懷閩忠懿王後世居福州侯官代有聞人君九  
歲而孤依外家翁氏外王父官京師值取逆阻道寄孥常熟  
君隨以來王文露滑賞其醇謹妻以女按周道百世而婚姻  
不通者謂同所自出耳後世以氏為姓王氏之所出各別固  
無嫌於通婚也王文工詩畫善篆刻博雅有聞其長不傳於  
子而壻願盡得之又務自韜斂屬屬若無能者家故貧遠去

其鄉單特無資藉介性不受人憐然終能以儉勤自立初歸省母鬻婢價為行資後乃獨襄喪事伯兄友奇自閩來君事之恭甚曰吾幼失父見兄猶見父也兄亦安之老於弟家君身雖在遠未嘗一日忘其本根恐一再傳而不復識邱隴所在作墓圖屬余序之余歎為可為遠徙者法君體弱而神清口訥寡言笑居恒閉戶不與人接接時無賢否高下必誠必謹余識君數十年而希見其面相見時覺意有餘而辭不逮君於人蓋皆然也子嗣賢恂雅好學能業其家其後必大常熟之有閩中王氏也由君始

後姪汝陟小傳

汝陟名必位父天虬以申理父寃橫遭流譴家毀伯父繼雲撫為己子繼雲歿近屬爭產獨退讓不較兩兄早世字孤姪奉孀嫂竭情無私賦性公直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居身約素視紛華勢利蔑如也家沙溪課子弟耕且讀鄉里敬信似唐桑之在畏壘焉年七十有九而終杜子美云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吾于汝陟亦云



金壇蔡氏女傳

婦不幸早寡非見凌犯無死法狗夫者特以情死非中道乃有求死而不得死不死而又迫之不得死者金壇蔡氏女是也女許嫁于氏行有期夫病革于氏信世俗衝喜之說請先期母難之女曰兒身已許之矣願徃徃則居別室數日夫死視含殮脫一釧帶夫臂抽一如意簪夫首而蔽其半求死百方俱救免舅姑苦新婦之甘死無已也立嗣子以慰之女之諸父徃告以大義女曰昔夕夢父語我汝盍兩全意節與孝之謂歟自此不復求死一以事舅姑撫嗣子為己任然閱七年而卒以死死之故冤抑沉痛而號無告其至親熟悉

厥隱者為余言于氏饒于財而喪子近屬生心雅不喜婦守節立後以故怨叢于婦而舅姑年未艾尚冀自能生子實無意于嗣孫聊以餌其婦使勿死耳女逆知其旨數乘間為姑道古賢婦逮下多男之美姑始聽夫買妾已又禱祀祈子女慶助之祈姑心喜曰新婦愛我家務一以委之外內怨者日益甚曰是將專有于氏之產妾即生男幼子不敵長孫讒口百端舅姑不能無動蔡女無以自明不得已舉來時奩具盡納諸姑讒者又曰彼將有他志示不持一物去也女聞之大恚頓足曰人頭畜鳴敢加于我我不可以湏臾活潛取平日所閱書及手迹焚之夜沐浴更新衣加常服其上出一釧一

如意簪帶之纏結牢甚厥明侍姑早飯如平時食訖入房雉經床後死年二十五適于氏凡七年未嘗歸寧母遣婢邀之謝曰兒以寡媳事翁姑日慎一日猶恐不終敢無故歸家滋外人口舌乎其秉禮如此是女也不得于七年前以殉夫死乃于七年後以讒口死身死而致死之故上關舅姑旁閹族黨吞聲飲恨難于誦言此死之尤痛而宜為表白者也既嫁應稱婦然猶女也故署為蔡氏女云



沈節婦傳

乾隆年 詔旌節婦昭文沈重德之妻張氏與焉越十年  
重德之遺孤珺既長念母氏之劬勞乞為立傳以垂家乘予  
覽昔日公舉事略知孺人相夫子勤儉恭順奉尊璋盡孝使  
忘乎失子之感撫藐孤慈而嚴庀喪葬事井井誼隆於已親  
為助兄弟所弗逮閨門庸行如斯斯足應旌典而無愧矣舊  
例守節待旌者統計前後三十年為限設有後其年而寡或  
不逮其年而遽不幸亡者雖有共姜伯姬之行猶格于成例  
弗錄也雍正時 特寬其限凡窮巷孤嫠均得自達所以獎  
礪冰節而慰人子之心者恩倍至于是氏以守節一十六年

邀荷盛典苟如舊例則存年未滿五十且不獲與被乎旌矣夫志搆既定一日便矢終身豈有中渝者哉而必久其歷年法意亦復近刻然則孺人雖孀居不幸猶幸而逢更制之時孤芳懿行據實上聞天光下錫烏頭綽楔閭里榮觀不亦休哉

先考玉巖府君行述

嗚呼不肖生十二年而喪先妣吾父以父道兼母道又兼師道辛勤教育以至長大所生兒瑩楚幼失母吾父攜之館舍授以經義則又以王父而兼父母與師之事嗚呼罔極之德人孰無之而不肖更深焉近年來方思以舌耕所得旦夕致甘脆以為養而我生不辰大故荐至搶地呼天曷其有極嗚呼吾父亡矣不可復生已矣然而有不亡者存平時一話言一動息或獨居或酬對顯顯然無不可告人者如其泯沒而弗誌是重死吾父也是用定精凝神洒淚磨墨而書之不敢隱不敢誣至于昏迷之餘文義之弗協詮次之弗審當亦仁



人君子之所諒也草茅微賤不敢望當代大人先生採錄聊存其崖畧以為家傳之徵云爾

吾父之學以立志為本以居敬為要以及物為先嘗著方言數則以垂家塾一云不論人品地高下年齒少長皆須定一主意做何等樣人王文正不在溫飽范文正天下為任此何等志考亭夫子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數語盡之矣大要以知恥為下手工夫然而富貴利達之志文章風雅之志權謀術數之志非吾所謂志也知恥者當自審之一云為子弟延師不問其善教與否須先視其可以為吾子弟北面之人毋使異日子孫有識議其父兄不擇人之過纔是重視吾子弟大

要蒙養之方以豫遠不敬為主一云古人開口便云及物大學言新中庸言教論語言朋來斷無自要要做好人且置他在後之理即如偶爾作止偶爾語默便想到有益于人處念念如此時時如此便是及物

吾父以布衣終而于居官治人之方未始不素講其遺餘于令瞿公書云僕從郡歸紛紛傳言瞿府錄用上下人甚多僕私心慮之此時人求跟隨效用其處心積慮特有所為蓋將指餘干為金穴銅山也無論僕役即正經親友其意中肯幫人做一好官為地方造些陰德乎有才者必少志節有操守者必少權畧此大難也全在主者慎擇而器使之時時以陰



隲利害開誠解喻人有良心自然感動此用人一節也上不  
節儉無以率下用度過奢未免支撮應急一動支撮其患不  
可勝言逢迎之人大抵借體面二字以動主者服食器用各  
恣其私誰顧日後主人之累故官長莫若一味淡泊遠則閔  
仲叔猪肝近則湯潛菴豆腐聲名從此而起此持躬一節也  
賢吏斷無庇護衙役者衙役中必無賢人君子托足不肖紳  
衿與土豪學霸不得衙役必不能橫行地方故廉吏無私先  
須加嚴衙役然後善政可次第舉行興起學校當先隆重師  
儒愚意宜緩于作文月課等套事而急于品行之優劣考其  
素履程以月旦優崇禮遇請其教益俾知吳中文獻名家科

第出身之人其于雕蟲犖悅之上更有第一層工夫不惟足  
以聳動觀聽實化民成俗之根本大槩今日人心風俗只欠  
一恥字本根既撥百病隨之即如吾郡邇來士習官方成何  
局面總為一利耳利字與恥字緊對志期古人者不但今日  
居官即他年平泉綠野中要肩此移風易俗之責也嗚呼讀  
此書可以知吾父開口便云及物固非空言而無實用者矣  
吾父少育于曾王母范孺人九齡而喪王母韓孺人曾王母  
益憐念之三十二歲將遊京師時曾王母老矣不忍捨之去  
曾王母曰汝念我則我日所誦佛咒汝亦遵而誦之矣吾父  
固非媚佛祈福者然終身禮拜持誦蓋為是也至京師將就



觀察張公某聘聞曾王母疾即馳還曾王母見而喜病立起足疾不良于行日蹠而摩其膝曾王母撫之曰何兒之壯矣而似幼也遇風日晴美則與吾母昇曾王母而行烹小鮮命二女兒戲其側以為樂如是者踰年而沒既而念曾王母昆弟之無後者歲時設祭且命不肖時往破山視其冢戒剪伐嗚呼吾父依劉之切有如此

先王父承高曾以來隆盛之餘家中禮節頗事繁重吾父與吾母黽勉有無口不告乏晨昏侍側儼若朝典不敢多發一言嘗私云仲弟侍吾親善于承顏色時接外間閒雜事以供談笑得親心余不及也間遇王父怒輒跪而謝王父色亦解

客于揚所得脯脩盡歸遺以供甘旨王父棄世之歲諾郡城薦紳家館決然舍而歸王父曰余尚健百里亦可朝呼夕至爾遣之往終不肖曰吾不以一館席易吾親凡喪葬大事竭力均輸未嘗以貧故推諉至于經營幹濟謂季父才一以諉之吾父惟慤謹將事而已歲時祭享市時物戒滌濯早起而泣之奉持跪奠未嘗不叫且泣如孺子之在膝下也忌日未嘗不哀如新喪時也夜夢見之未嘗不泣而寤寤而思且泣也嗚呼其事親有如此者

先妣許孺人治家勤苦以搯作所出供養殮而又明于大義事尊璋處妯娌更喪葬大事內外無間言積勞成疾四十四



歲而歿時吾父年甫四十有六也即不更娶或勸之曰婦不可不節夫獨可不義耶為我御窮久余不忍忘也

吾父少喜交遊晚年交益寡厭與時輩交時輩亦頗憚近之與人言必懇懇以古義相繩聽者或面赤發汗或倦而欠伸或心不然之微反唇皆不顧也言益切然河漢其言者固多以為有味而樂就之者亦不少一二素心人有不見叔度則鄙吝復萌之歎不輕與人交財亦不喜矜氣俠是以交淡如水而亦無不終者

吾父于聲色貨利自持最嚴遊京師時莘田蔣公慕閭韓公見其年少而有老成風也故相與賜之誘入狹邪閉其戶而出驚呼曰某老先生柰何陷我于此遽釋之非義之財絲毫不染有以善價鬻墓旁地吾父獨持不可眾不聽各分財去吾父終不以一錢入橐移書切責夫至戚之居間者大凡于細事初不立崖岬露乖角似摸稜糊塗者及大端所在則斷然不可犯也

吾父之教不肖也望之甚深然非望以富貴利達也督之甚嚴然非督以文辭翰墨也嘗書座右云得富貴非難難于善處富貴能文章不賤賤在徒恃文章不肖小試輒利吾父不色喜屢躡場屋吾父不戚戚曰讀書大有事在何必此也見不肖課徒專以舉子業每怒云把人家子弟大材而斲小之



矣  
吾父于翰墨之學雖時時為之亦不求甚工直抒所見不期  
曲合于古人也書法無所不習根底于顏柳摹範于二王歸  
宿于褚晚年益喜作小楷外人以粗糲茶香等物易之片紙  
脫手即散去又以學書末事不足有益于人也因寫感應篇  
以勸世多至八十餘紙又書孝經數十紙間為八分自謂未  
臻其勝先王父妙于篆古吾父每恨家學不傳年近七十正  
思後事于此而景迫桑榆未究厥志嗚呼今所留數十幅篆  
字稿如童年習字甚勤且苦也殆所謂耄而好學者耶  
吾父少承先業僅有祖遺田數畝吾母奩田數畝歲歉賦重

不足供公私一切費又不善心計封殖日就衰落年三十一  
飢驅至都門踰年歸歸未幾佐蘇州守高公蒼巖幕二年而  
高公卒公家在揚州其子弟招致之于揚前後在揚最久其  
地多素交吾父亦樂遊焉課句讀于韓宗伯家前後復不下  
數年統計自三十至六十在家之日甚少嗚呼寢疾時中夜  
語不肖曰半生碌碌謀食他所學不堅定營魂靡依頃吾夢  
偕某往之浙也此其游魂為變之漸乎嗚呼可哀也已  
今歲中秋忽書六言有韻語于神前云年已七十有一雖病  
尚有精神一子早立文譽兩孫頗亦能文舌耕竭力甘旨陋  
室偃仰恣情事事安分循理苦口力勸做人萬無奢願祈禱

只欲天下治平如此日復一日時來撒手便行絕筆于此落  
句蓋其兆云彌留之際屬不肖曰立身大節誨汝已詳不待  
將死惟是余歿後無毀滅而不勝喪無丐諛墓于通顯無慮  
我入地獄而用僧道超度無循俗例諱疾稱壽以訃貧士家  
風生而啜菽飲水死則斂形還葬而已吾父于死生之變明  
白洒脫復思慮周詳若此

吾父諱逢午字方中一字玉巖將生之夕祖妣韓孺人夢前  
祖妣錢孺人授以玉有文曰壬曰是為爾子故原名壬玉後  
改今諱晚年自字玉巖從其朔也生于崇禎壬午年八月初  
二日戌時卒于康熙壬辰年十二月初四日午時年七十有

一先妣許孺人前卒女二一適支惠一適許馮琦子一不肖  
祖范娶孫氏繼娶朱氏孫二鑿澹先妣葬北山四十五都四  
畝轉字號今卜以明年正月二十四日奉吾父之殯而合窆  
焉



先妣許孺人墓石記

嗚呼孺人之生祖范也晚而棄之早不及周知往時事女兄之適支者每流涕為余言云孺人天資明敏善料事識大義端重寡笑言儉勤其天性也十四歲來為婦所事姑後姑也嚴甚子婦進見時威若朝典久之卒不得孺人言貌間纖毫疵失乃獨霽顏對之且命其介婦視為法四節之會覬獻必周以豐鬻嫁時物以供費不少惜惟得免譙責是慶前姑兩喪未葬吾父以後姑在堂戚不敢言孺人曰此大事也雖重得罪無所避遂舉之太姑范孺人年高寢疾躬滌廁膾承唾涕無難色吾父喜留賓不問家有無而猝辨如素儲瘠田數

十畝歲惡租負而吏呼暴甚賤鬻之以除累家益空窮吾父  
乃出遊囑孺人曰數口累若時居北郭窮巷悄然率吾與妹  
篝燈夜績戶外竹切摩作聲山風透簷隙吹火欲滅及明命  
張嫗抱布賣之始克具朝爨吁嗟艱哉因哽咽不能語孺人  
不以一子故寬于教九歲侍府君吳門書塾歸見體有受杖  
痕心惜之然終弗言疾革氣息纔屬拉祖范手曰汝好為人  
目遂瞑時范年十有二以臨歿語獨能記憶餘不及知嗚呼  
痛哉姊又云孺人言吾一日安即生疾作苦乃不自知吾勤  
作所以却疾也嗚呼本以勞故致疾又自喜勞可忘疾勞益  
久疾益深無藥物之助而重以憂虞至天其天年天乎天乎  
為人子者尚弛弛熙熙醜然於人世而弗思弗惕乎孺人先  
世自江陰遷明季擾亂有以匹夫而信義著聞盜賊弗敢入  
其鄉者曰許元默孺人祖也以諸生上疏請減江南浮糧曰  
許荆生孺人父也孺人以崇禎甲申八月十六日生康熙丁  
卯五月十一日卒得年四十四生三女一殤一適內兄許馮  
琦適支者行為長子三兩殤其一存即祖范也祖范今年四  
十有七無知無聞猶夫十二歲兒嗚呼痛哉



先室孫孺人傳

丙辰夏六月繼室朱孺人沒予既哭而述之矣追憶三十四年前赤手措持內顧艱窘予值應試而孫孺人卒無宗黨戚媼為含飯經紀者至以淒慘之狀上痛先子捧讀先子哭媳詩不禁腸裂若新創予身也孺人姓孫氏方伯本芝公孫女又生公次女也方伯碩德重望壽逾八袞而宦橐蕭然又生公不治生產家日落故孺人雖處高門而寒素甚于貧家女先是予長姑適孫氏余之婿于孫也姑實成之方孺人之來歸也家四壁立姑先亾不及事翁客館郡城而余亦以舌耕取脩脯孺人早夜紡績絕無難色先君子假館歸孺人躬調



甘旨婉婉佐餒先君子安之婚兩載生子瑩越三載又生子  
澹常舉古賢婦有淑德者私自整飭故遇事知大體而與余  
青燈相勗雞鳴交儆所謂相敬如賓者孺人有烏體素羸善  
病無藥餌調攝卒以勞成瘵歲壬午孺人已卧床七月中余  
當應鄉舉孺人曰不可以吾故稽也我病雖不起尚可支延  
言訖淚涔涔下余亦惘惘出門至八月初七寓中得夢不祥  
孰知孺人竟以初八日卒也嗚呼夢踐矣生離死別無復再  
見痛哉余婦先君子謂余曰媳臨終時呼予至床前云此生  
不得奉事大人矣囑親母楊夫人為拜謝予心痛不忍視執  
兩稚子手不捨又若以不得見夫君口不能言作委宛可憐

狀余聞之不覺長號有負于孺人實多矣先君子詩曰臨別  
叮嚀知大義先姑地下泣前緣正謂此耳嗟乎孺人不幸而  
早沒又不幸而不獲沒于予手十年之中交謫不聞于庭傲  
覲不形于色溫恭淑順而天奪之年又數十年而榮枯聚散  
變凡幾更孺人于地下其知之否耶爰為之書



繼室朱孺人傳

孺人姓朱世為東鄉右族生而淑敏父母特愛之不輕字人年二十五歸陳氏為繼室子前人之子鑿澁如已子而已卒無子相其夫三十一年以歿其良祖范累唏言曰夫傳其婦辭未必信願避不信之嫌而抑遏不吐實非義所安也憶余二十七歲喪前妻孫媒者踵門吾父語之曰家酷貧孫又稚嗣為吾媳者實難能保明其德性則可媒者曰異哉子之求婦也容貌裝資媒者可保若云德性媒技窮矣既而偵朱氏季女微有異遂結言焉子服闋後成婚婚事所湏服用物率由貸賃事畢還之於身於家了無復有察新人顏色無幾微

稍動婚三日即入厨調羸醢煮豆腐進於舅為佐餽之始時  
父子授徒在外不久留家家鮮減獲瓶中粟才可給四五日  
計一歲束脩不足償債寢處間余不無太息聲孺人覺其故  
曰若無憂余以為特虛言慰藉爾然後此遂不復問家有無  
矣居有頃謂余曰舅年踰六十而館穀自給邪子舍有人當  
歸就養矣又久之謂余曰姑柩厝北郊垂二十年屋壞不蔽  
風雨其急營地以葬烏乎斯二者余心固無須臾忘然激發  
而欣助之者孺人力也余偃蹇諸生中久而後遇孺人不色  
喜作苦益力余拙疾相倚落然絕仕進意孺人不勸行曰此  
固非兒女子所知也余得編纂錢不家用而用諸公孺人以

為當余或却人之餽不論多寡孺人總無一言半辭為救貧  
地余欲有所任卹而意前却孺人必慙成之余不為苟同語  
次流露沾沾自喜意孺人必諷曰丈夫能事似不止此自来  
吾家絕不見其觀書然嘗私授稚孫以起講大意輒勝他作  
語及史事雖不該洽而斷論間出意表時引古語似常常觀  
書者竟莫知其所自来也三十年中文謫不聞嘻嗃不形屏  
幃無燕媵之容恩怨絕爾汝之指嘗俯仰生平喟然曰余為  
人婦差可無憾子恒以筆墨應人干請異時倘得歿于子之  
手忍獨為妻孥吝一言乎余笑而諾之烏乎今踐矣婦女之  
常節不書書其微有異者



自序

予以康熙丙辰年五月二十日生妣許孺人先產二男殤女  
兄二予行三王母韓曾王母范府君切顧本之思名予祖范  
字亦韓自字曰見復生九歲府君挈往婁門寒碧家塾十二  
歲孺人棄世隨侍出外率閒歲一歸省王父自為經義所親  
炙者郭述堂嚴思菴韓宗伯學不純師粗得端緒而已十九  
授室孫氏廿一歲子瑩生廿三補弟子員廿四生澧廿七食  
廩是年喪妻繼娶朱氏時予三十歲三十已上零丁寒苦枵  
腹而束手鄉里之所笑憫也朱氏性行與予協較明敏賴其  
助開門授徒徒益集府君年高修脯足以養心安之日課之

隙詣寢舍侍眠食老人時扶杖過書塾婆娑庭樹間為後生  
小子論居心治身之道人倫日用之方諄諄忘倦曰汝先生  
徒教人作時文噫末也三十七歲府君棄世數年中完鑿澣  
婚至四十八遇改元恩科夏舉於鄉秋貢於禮部鄉先達有  
欲翼而起之者足忽蹇不與殿試遂歸明年為甲辰正科私  
自揣念年力向衰才智無有當途豈須一我而必支離蝨其  
間哉本無溫飽之心徒自勞苦奚為者咄休矣勸行者苦口  
大都謂浮圖將合尖泛海已傍岸豈有止理予曰及今尚可  
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既已拒外論堅持已意  
於是儼屣華漚之濱混跡耕漁新舊生徒裹糧相從吟社諸

老翁月一讌集間有良朋自遠而至如李芥軒儲六雅沈歸  
愚張天扉釋借山輩延緣葦間相送柴門殊有伊人宛在之  
致久之昭文令勞尊三邀為新志尋而制府尹公聘修通志  
辛亥秋舍江村往省會自此形跡又在隱見間矣雍正十年  
天下開設書院當事謬採虛聲連有山長之招或辭焉或就  
焉辭者雲南五華廣東端溪江寧鍾山就者蘇之紫陽徐之  
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在紫陽前後三年雲龍一年  
敬敷安定皆一年有半強而後往終歲便辭辭不獲已再往  
旋託故舍去所以然者士習難醇師道難立大懼上負 詔  
旨下貽物議也又此席有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



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為汗顏耳六十一歲繼室亡後有妾生子三安祉增生平於世務藝用無一曉詩文辭翰粗曉而未工大抵矜慎持擇之意勝而適時便口則不足局于才偏于性也其為人也於道無萬分之合而鄙情佚志庶幾湔除一二焉今七十加三即旦暮入地不為無年即復得幾年不過爾爾間中追憶筆而存之

續自序

往年七十加三作自序一篇以當了語無復蛇足之添矣閱二年

詔舉經學祖范名四登薦牘後

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公同訪核

親覽呈草僅得四人而祖范居首

賜國子監司業

命下於十六年八月初九日竊念以三十餘年疾廢腐儒忽荷

天光之下被拜

命震驚愧汗何已謹稽首而續記之時年七十有九

姪淮受業姪孫霖士林桂林桂森宗仁謹較





